

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⑤

天豹

严光星 著



天豹

宁夏人民出版社

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⑤

天豹

严光星 著



天豹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光星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严光星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764-5

I. 红... II. 严...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3972 号

严光星红枸杞丛书·长篇小说 (五)

严光星 著

责任编辑 尹 川 可 人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120
字 数 1102 千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764-5
定 价 238.00 元 (全八册)

目 录

天 豹

第一章	(3)
第二章	(35)
第三章	(58)
第四章	(73)
第五章	(98)
第六章	(134)
第七章	(148)
第八章	(175)
第九章	(199)

天 豹

- 根据清代名将董福祥的部分素材再创作
- 封建时代“花斑豹”的典型大写意
- 反官、做官、贪官、罢官、怨官五部曲
- 对社会造化人物历史课题的深思
- 情场、官场与战场的交叉扫描
- 西部名胜皇宫建筑物“董府”亮相



第一章

“天下十三省，冷不过固原的毛渠井。”很早以前曾流传在黄河两岸的这句民谚，在清代同治年间的一个冬天得到了更充分的验证。

一大早，寒风凛冽。毛渠井村董宅主人董世猷那胖乎乎的高大身子往沙沟里一晃，由不住鼻青脸紫，浑身哆嗦。他肩背一个大包袱，穿着老父亲留下的二毛皮长衣，双手插在袖筒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晃到了大沙梁，遇到了百年罕见的暴风雪。呼呼的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到处是一片惨白。他怨恨这片冰冷的风雪，更怨恨这个官逼民反的世道！

毛渠井这里东、南、北三面毗邻甘肃省的陇东和陕西省的陕北，属黄土高原的边缘区。每到严冬，就会二五八、三六九地刮起冻破手脚和耳朵的寒风来。尤其是腊月，狂风大作，飞沙走石，打得人睁不开双眼，有时会变成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银色世界。“咱毛渠井的男人是冻不死的铁罗汉！”这是父亲留给他的一句话，正是这句话激励他左冲右突，打开局面，终于坐上了固原城哥老会坐堂大爷的位子，人称“王朝山大爷”。他开始想改变毛渠井的落后面貌和自己的命运，想把祖宗留下

的家业搞大，搞火。可年复一年，这儿仍旧是寒冷的冰雪天，仍旧是脚踩黄土背朝天的穷光阴。他老了，抗不住寒了，斗不过世道了，只有把一切的希望寄托在二儿子董天豹身上了。今日赶集，也是为天豹儿的事。没想到又遇到这样一场暴风雪，只好返回家中。

一到家里，他的心里又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宅院背山向阳，靠北向南有老三间正房，东西对称坐落着两间耳房。往下是东、西各三间厢房。另外还有厨房、库房等。几辈子艰辛创下的产业，到他手里还是老模样。并非他无能，而是这个世道太乱了，弄得人心惶惶，提心吊胆，治家难哪！他算是看清了，凭他有三头六臂也难把家业搞旺了，大儿子和三儿子都不及二儿子天豹胆大心灵，能干大事。振兴家业只有靠天豹儿了。一想到今天赶集的事，他的心又热火了，喝了一碗八宝茶，感觉心热气爽，又扎紧了腰带，直奔固原城。

固原城哥老会身材略矮的高四爷戴着一副石头镜在集市上不住地跺脚，鼻涕儿直往下掉，便用袖筒抹几下又瞅着过路的熟人。蓦地，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喊道：“大哥，等等我，我是高老四啊，等等……”

董世猷脚下还是有功夫的，大步流星，直往东去。看到气喘吁吁的高四爷追上来，便对他道：“哎呀，是老四呀！走，先到茶馆坐会儿。”

店小二一见两位爷进来，忙招呼：“大爷，四爷，你们来了，请里面坐。”

两位爷入座，要了茶，边喝边聊。高四爷问：“大哥是要到固原城的吧，何事这么急？”



“唉，说来话长，前些日子王二弟因见次子天豹生得魁梧聪明，给算了一卦，说天豹是天豹下凡。说有朝一日，固原城东的巨石冻裂，就是天豹儿出山的时候了。我揣摸着，今年的冬季，是历史以来最冷的一年，又是乱事年代，想去看看巨石有无变化。另外，把这二毛筒子卖了，给天豹做几件布棉衣。就这么晃荡过来了。”董世猷说着，用手搓了几下冻红的耳朵。

“大哥说的是啊，我也觉得天豹生得超凡脱俗，是个大福大贵的体态。将来必是栋梁之才，必有远大的前程。”

“唉，为兄有很大的过失啊。如弟吉言，为兄也以为天豹生得讨人喜爱，便不多约束。一想到他随兄经常在堂会和赌场鬼混，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游浪习性，为兄担心啊！”

“以弟之见，大哥不必杞人忧天。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抓紧纠正，相信是会有建树的。”

“但愿天随人愿啊。”

“我看这样吧，咱哥俩好长时间没碰面了。今几个就先到弟家中吧。”高四爷呼唤：“小二，来收茶钱。”

店小二一笑道：“哟，两位爷，见外了吧，董大爷和高四爷到这里吃杯茶，还要收钱的话，这不是显得小的没有人情礼义了吗？”

两位沾沾自喜地出了茶馆往高四爷的家里走去。固原城东关的一个向阳避风的小巷口里，站着两女一男仨老人在咬耳朵。董世猷好奇地走到跟前。

“哟，啥风将大爷你刮到这里来了？”一位大高个老汉对着董世猷大声嚷嚷。

董世猷定睛一看笑道：“是吴老弟啊，我见你们在神秘地咬



耳朵，想过来凑热闹。”

“啊，这就是董大爷，久闻其名，未见其人，今日幸会幸会啊。”瘦高个的老妪说：“来吧，想凑热闹，就坐下凑呗。”

董世猷不客气地坐下问：“什么事，看你们谈得入迷的样子？”

“唉，这乱世年代，怪事太多了。固原提督府的大小官员和兵勇到百姓家里调戏奸淫有姿色的妇女。今几个恶魔又闯到这里来了。有个刚满十五岁的小女子，被搞得‘爹’一声‘娘’一声的大喊啊。太惨了，谁也不敢搭救。”

董世猷猛地立起身大声道：“哪有这么野蛮的事情，我去看看。”说着来到一间破旧屋前，被两名提着大刀的清军挡住：“老汉，你想干什么？”

“你们还问我想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什么？这尘世上的人，谁家没有兄弟姐妹？你们这样欺辱良家女子，你们还是人吗？”

破旧屋里传出女孩子惨痛的呼救声，同时也传出一个男子粗野的暴怒声：“打，给我往死里打，打那多嘴多舌的老王八。”

话音刚落，猛烈的拳打脚踢像泰山压顶似地向董世猷砸来。董世猷凭借身高力大奋起抵抗，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恶贯满盈的罪魁尚未穿好衣服便窜出破屋，大打出手。众寡悬殊，董世猷昏死过去，包袱也被清军抢走了……

董天豹的母亲董老夫人，整日觉得心神不宁，坐立不安，总在庄院内外转出转进。大儿媳端着一碗搅团忙问：“娘，你这是咋个了？坐卧不宁，茶饭不思，可不能伤了身子啊！”

“唉，好娃娃，你大单身出门，好几天了，杳无音信，为娘



总是挂在心里，这两天不知咋的，心慌得厉害。”

“娘，我大是常走江湖的人，一出门就几十天不回，你都习惯了，怎么偏在这次担忧起来。”

“唉，好娃娃，这次就是有些怪。”

“娘，你先吃点搅团吧，小心饿坏了身子。”

“唉，娃呀，娘吃不下，一口也吃不下。”

董老夫人说着，一屁股坐在石碾子上……

董世猷鼻青脸肿，三步一蹒跚、两步一趔趄地行进在大风雪里。伤痛发作，加之腹饿口渴，他实在走不动了，跪在地上吃了几把雪，捡起一根棍子又艰难地翻过了一个山岭又一个山岭，爬过了一个沟岔又一个沟岔，十指出血，脸色腊黄，气喘吁吁，走不动了便趴在地上喘气。又爬上一个大沙丘时，失足摔在沟里，昏了过去。半个时辰后，又被风吹醒，强烈的求生欲驱使他连爬带走，刚翻过一个沟岔，便见一只全身橘黄色有黑色斑纹的花斑豹跟随身后，头发根子刷地直立起来，双腿软得挪不开步子，于是仰天长叹道：“啊，苍天哪！花斑豹是从何而降？什么时候跟在了身后？”绝望中他泪如泉涌道：“天豹，儿啊，你在哪里？你的功名未成，为父怎能屈死啊？”

侥幸心理驱使他回头窥视：“咦，怪了，花斑豹蹲下不动了。”董世猷鼓足勇气，又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个山岭再回头窥视道：“咦，花斑豹又跟上来了！”

固原城哥老会的第二把交椅王二爷听到堂主被打得半死的消息后，心急火燎地赶到出事现场寻找了一整天，未获准信，只好抱着边找边报信的心情往毛渠井急赶。

董世猷的恐惧心情逐渐减轻了许多，被一个土坎绊倒在山



坡上。摸了一下怀中的小木碗，回头一看，花斑豹又不见了。于是喃喃道：“这花斑豹不吃人，看来我命不该死啊！”说着，又硬挺着站起来。过一个山岭后，回头又看，惊叫道：“啊呀！花斑豹又跟上了。”

董老夫人在西厢房里心神不宁，忙走进厨房来到大儿媳的身边道：“怎么办，我的心慌得要命。”

“娘，千万甭急坏了身子，我大回来了还需要你服侍啊。”大儿媳嘴里说着，心里更是着急。

“天豹比你大早走一天，怎么也不见回来，也是叫人担心，唉，这咋办？”

大风雪也终于飘游得精疲力竭了，黄土高坡恢复了平静，太阳从黑云退过的夹缝中挤出了慈祥的笑脸。董世猷疲惫得走不动了，跌跌撞撞地倒在避风向阳的山崖中。

王二爷行至董世猷的身边一看，惊喜得放大嗓门道：“哎呀，大哥，怎么躺在这里？”

董世猷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一看：“噢，是老二，你怎么来了？”说完，全神贯注地向周围细看。

王二爷很是奇怪地问：“大哥，你的神态好像有点失常，你在使劲地寻找什么？”

“老二啊，这不是在做梦吧？”

“大哥，你今天是不是着了魔了？”

“哎，我今天是着了魔。明明朗朗的一只花斑豹，总是跟在身后，我快它快，我慢它慢，我停住脚步，它蹲下不动。你说这怪不怪？”

“哪……现在为什么不见了？小弟紧追了你一路，怎么就没

见这花斑豹？”

董世猷狐疑地捋捋胡须道：“还有个更着魔的事。为兄梦见自家庄院像一只大船，在风雪中飘啊飘，一眨眼的功夫，飘游到灵州一带，变成了一个大庄院，门上镌刻着斗大的‘董府’二字，这董府就像许多书中写的一样，活脱脱的一个京城皇宫，三宫六院，富丽堂皇。大门前蹲着两只雄狮，还有持枪握刀的卫士守护府门。府的顶端蹲着一只威猛异常的花斑豹。这豹突然长吼三声，惊得天摇地动，山塌雪崩。”

王二爷捧腹大笑，笑得泪花乱转。笑累了拍着董世猷的肩膀道：“哎呀，大哥啊，好梦啊，好梦，千古一梦，走，我们回家好好聊一聊。”

董老夫人和大儿媳俩都为董世猷大难不死而庆幸，麻利地做了几个酒菜，热了一壶好酒，为庄主洗尘压惊。

端坐在土炕上的董世猷和王二爷喝酒吃菜，最多的话题还是谈论董天豹。

王二爷喝了几杯酒说道：“大哥啊，天豹的曾祖父董万随、祖父董焕章对你的影响最大。在你的三个儿子中，你对二儿子天豹的影响又最大啊！”

董世猷夹给王二爷菜后说道：“不瞒你说，我是用心良苦呀！天豹少年时，就长得身材壮实，虎头虎脑，一对眼睛特别有神。看见桌上这酒杯，伸手就抓。还有那个鼻梁，直棱棱的，很有筋骨，有一次碰在这门上，满鼻子流血，但他不哭，擦掉了鼻血还拍着腔子说，大，男子汉流血不流泪。又有一次，我领着他上山打柴，看见一条蛇，这小子居然扑上去抓住蛇一抖，然后一扔，双手叉着腰大笑。我一看这小子有种。从此，我就

苦心栽培，让他早日露头，闯世道。”

王二爷见董世猷高兴的样子，与他碰了一杯酒说道：“是呀是呀，这方圆百里，谁不知道你大哥的养子之苦呀。我听人说，你培养天豹还有个‘八气养子’的传说呢。”

董世猷更高兴了，端着酒杯晃动着问：“什么叫‘八气养子’呀，说来听听。”

王二爷更加得意了，摇头晃脑，如数家珍地说起来：“这八气呀，就是志气、霸气、虎气、义气、灵气、骨气、秀气、豪气。你让他看古书，讲古书，明白那些大人物的所作所为，是树立他的志气。你让他与同伴游戏玩耍，持矛戟率队演战，是增长他的霸气。他少年时打死蛇，你给他翘大拇指，这是鼓动他的虎气。你常带他交往高人和读书人，是增加他的灵气。你带他到城里的戏园看江湖侠客义士和占山落草的英雄好汉的戏剧，是给他灌输义气。他被奸污良女的恶人打倒在地上时，你递给他一把菜刀，煽动他剜掉那恶人的玩意，这是教他做人要有骨气。他幼年读书未竟，你又找先生教他读书认字，让他在练武中多一点秀气。你拿出银子让他联络张俊、李双良这一类的俊才驮炭挣钱，让他广交能人，又是壮大他男儿行走天下广交俊杰的豪气。大哥，我说得对不对？”

董世猷爽朗大笑，干了一杯酒道：“王老弟真不愧是固原铁嘴，能说会道呀。”夹了一口菜咽下去又道：“哎，老二呀，话说回来，这天豹常在堂会和赌场里混，我担心他会染上鬼气和傲气呀。”

王二爷眯着眼打量了董世猷几眼，一言不发，突然嘿嘿嘿地笑起来。



董世猷故做认真地问：“你笑啥？”

王二爷喝了一杯酒道：“大哥呀，其实你比我明白，咱俩是心照不宣呀！咱都知道，有什么样的水就养什么样的鱼，天豹将来成个啥人物，那都是社会的造化。在这个乱世道里，你老实巴交受欺负，你一心干活吃不饱，你没有门子当不了官，没有银子逛不了街，没办法呀，世道逼着你变脸。再说，天豹要不是混迹黑道，哪有本事征服三教九流的人做大事？我算看透了，要在这个世道出人头地，当猫不行，当兔子不行，当狗熊也不行，非得当眯着眼打盹、睁开眼威猛的花斑豹呀！”

董世猷点头道：“老二说得有道理，但我还是担心天豹以后大起大落，福祸同行啊！”

王二爷安慰道：“你放心，大哥，天豹命硬，是天豹下凡，会成为你们董家大人物的。你们董家都会受皇封的”。

董世猷似信非信，但结果证实了王二爷的预言。董天豹官居一品，其曾祖父董万随、祖父董焕章、父亲董世猷，曾祖母石氏，祖母高氏，母亲王氏“均以公贵赠一品秩”。母亲王氏、继母陈氏为一品诰命夫人。其弟福寿官拜建威将军，其孙董慕“议叙候选道，加二品衔”。这都是后话了。

两人正说着，忽听陈氏在院中高喊：“哦，天豹回来了！”

董世猷和二爷老哥俩忙放下碗筷，走出正房，见三个青年浑身冒着大汗，赶着三头壮实的毛驴，驮着咸盐走进院内。走在最前面的董天豹已长成身材高大、虎背熊腰、天姿英挺的壮汉子，略黑的脸上透出健康的红润，说话声音洪亮。严冬寒天，他上身只穿一件打补丁的薄棉袄，外套一件羊皮马甲，没一点怕冻惧冷的样子，虎气十足，神采奕奕，迈步有力而快捷。行

至库房门前，三人同时停稳了毛驴，展开有力的双臂，很轻松地卸下三四百斤的盐驮子。王二爷瞪大眼睛惊奇地嚷嚷：“呀，这不是固原三杰吗？如此重的驮子，你们仨如提小鸡，真乃神力。天豹贤侄，几日未见，就长成了顶天立地的汉子啦。真是董家的福气哪！”

董天豹忙笑着问：“王叔，今几个是什么风将您老给吹过来了，近些日子好吗？”

“好，很好，今几个当然是西北风将王叔给吹过来的。”王二爷将董天豹细端详了一番又道：“嗯，贤侄真是天豹下凡越来越有出息了，额头宽阔，有包藏乾坤之气势；浓眉大眼，有沉浮万状之雄运；鼻梁宽直，有虎气冲天之忠勇；嘴大唇厚有行走四方之吉相；手大浑厚，有掀天揭地之神力。帅才，帅才，大大的一个帅才。”李双良偷笑，认为这王叔是说奉承话。王二爷又从董天豹身旁走过，将张俊和李双良细细地端详了一遍道：“这两位也都是超众的人才，一副贵人相。”

张俊忙自我介绍道：“小侄姓张名俊。你是哥老会的王二爷，小侄知道。”

“嗯，很好，很好，头顶有福星高照，脚大有万夫难挡之勇，面部有鼻梁悬胆之灵气，也是膀宽腰圆，双目有神，慧气充沛，雅量敦厚，旺运不衰，保帅有功，往后必是文武双全的大英雄。”

董天豹见王二爷会相面术，忙又介绍道：“王叔，这是我义弟李双良。”

“哎呀，双良侄体态饱满，眉清目秀，双臂修长，双唇略厚而红润，五指圆润而有力，阴阳平衡，胸藏天机，忠主爱兵，



机智过人，往后必是忠义两全有作为的将才也。”停了一下又道：“哎呀，还有桃花好运，夫人贤良，双双晚年归根，如进入桃花源一般悠闲自乐。”

三人听后，乐得心花怒放。随后走近的董世猷笑道：“你们仨甭盲目得意。这是你王叔对你们的喜爱与厚望之辞。”

王二爷又端详了一下董天豹道：“不过，贤侄脸上有一股浑杂之气笼罩，脉相呈奇，恐创业维艰，命运多变，一人苦撑天下而沉浮万状。对此，皆要顺其自然；慧悟天道，方可逢凶化吉，大难有福！切记，天豹下凡多磨难！”

“王叔的金玉良言，是对我们一生前途命运的启蒙。我们今后一定要向这方面努力。”董天豹慢悠悠地边说边想，像是在一瞬之间得到了许多悟性。

董世猷深思道：“但愿天随人意。”说着向接下的盐驮子仔细看了一下问：“这三驮子盐，装得过量的吧？”

李双良抢答道：“这回装得多。比平日超了上百斤。”

王二爷摇晃着脑袋夸笑道：“真是了不起，若是普通的毛驴，早给压趴下了。你们是人厉害，牲畜也厉害。不过这么冷的天，干这种活，要吃大苦头的。”

“再苦再累也得干啊！我们这次的盐差点让清兵给搜去了。这个世道，狗日的脏官，要逼人造反啊。”董天豹说到此，猛觉得饥肠辘辘了，遂边走边说道：“肠先生和肚先生早已打起来了，咱们先吃饭吧。”

董世猷招呼众人走进屋一同坐于酒菜桌上边吃边喝边谈起来。

董天豹借着灯光看到了父亲肿青的脸问：“大，你的脸怎么